

武功縣志卷之二

田賦志第四

洪武二十四年田凡一千八百九頃一畝六分七釐永樂十年增二十四頃二畝八分弘治十五年增二十九頃三十畝一分正德七年計一千八百六十二頃三十四畝五分七釐

戶正德七年一千九百七十有八口二萬七千四百三十有一視弘治十五年戶增二十一口增二百五十七視永樂十年戶增二百八口增九千八百五十四視洪

武功縣志

卷之二

一

武二十四年戶增二百九十五口增一萬四千七百四

十一民戶九百七十七軍戶九百一十九匠戶三十三名尉力士戶五廚戶一打捕陰陽醫戶各二樂戶

九

賦弘治已上不論論今所賦者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七石八斗二升九合九勺一抄七撮該夏七千七百二石三斗八升三合九勺八抄七撮秋三千五百二十五石四斗四升五合九勺三抄綿布一千三百五十四匹二丈四尺有桑七千二百八十株該絲綿二百三十九斤三兩五錢課程鈔商稅九千四百貫三百文酒課三百七

十貫四百文水磨課六百九十一貫水磨與其戶今亡六七十年而課鈔猶存乃繼徵之其里人人不能自備田賦庸調又安能他及此此積弊深遠民由之而不知者也

正賦之外有驢馬牛站五年一易易者又五年已又代之五年之內諸丁賦歲調力役事無一免焉故站戶多至流移豪右者或據其業爲己有不然卽張大聲勢流移者懼自恐弗遠遭逼也故益抵僻壤有終其身不能問墳墓識田廬者矣

武功縣志

卷之二

二

丁賦有戶口食鹽鈔八萬九千三百一十六貫折銀三釐計二百六十七兩九錢四分八釐柏子仁五十斤貝母七斤石膏一斤苜蓿五斤瓜蔓根七斤金銀花四斤共折銀七兩綿羯羊十隻十兩又有軍器銀四兩布價銀六兩通計二百九十四兩九錢四分八釐而其餘歲調不與焉賦役之事往予不可曉也自所及見者其紛紜謬亂何可勝道予竊傷之焉長吏乍服官政平居未嘗覘識民隱一旦據案執筆老書黠算反覆相幻則不勝其煩瀆至有舉手以付者矣豪民巧爲規避交倚

貴重買官鬻吏無所不至戶以己爲昂而已反趨低故
低者益昂昂者益低愚民輾轉相慕至以爲能不如此
不可以自快也此其敝豈一日之漸哉

物產五穀皆美種而瓜果蔬菜亦嘉木宜桑柘榆柳椿
樗桐柏楸梓白楊竹藥稱芫花小薊甘遂地黃半夏香
附車前益母薄荷烏獸惟所恆畜亦有狐兔鶴鵲鳩隼
鵠雁燕雀然在在有之非特產也地東南大宜木綿桑
故蠶織之業廣焉然多爲細人覬覦營利故其人反貧
甚至寒不得衣繼締諺曰物豐于所聚利竭于所產豈

武功縣志

卷之二

三

不誠然乎

別錄曰芫薊
生武功川谷

官師志第五

唐韋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
會歲飢維均力勸功人不知勞終太子右庶子與宋之
問同時

維安陸人司庫員外郎知人子遷戶部郎中善
裁割時員外宋之間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王令賓王
自陳所能不答歷爲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辟掌

書奏不應調長安簿徐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裴行儉字守約
聞喜人善知人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鷲天寶末爲武功
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後又至御史中
丞有罪貶賓化尉死

李澄并州文水人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會母喪免除
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累官京兆尹祿山陷東京蔣
清害之贈司徒謚忠懿

澄音呈 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澄坐府中御史中
丞盧奕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皆

武功縣志

卷之二

四

殺之非蔣
清害澄也

薛播河中寶鼎人擢進士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令
溫敏而裕與人交有常官至禮部侍郎卒贈本部尙書
張署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尋爲武功尉
治有政績擢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貶郴州臨武令尋
移江陵掾京兆府司錄參軍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出爲
虔州刺史與韓退之同時終河南令

陳南仲潁川人貞元十八年爲武功丞邑人宜之號爲
簡靖

姚合陝州硤石人。中書令元之孫也。元和申進士及第。

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

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合有武功縣居詩三十首。宋

張及王頤為合皆繼刻石置縣署中。縣居詩其一。縣去

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連舍。惟藤架。侵墻是藥畦。

更思嵇叔夜。不擬作詩題。其二。方拙天然性。為官世事

疏。唯尋向山道。不寄入城書。因病方收藥。緣貧學釣魚。

養身成好事。此外盡空虛。其三。微官如馬足。祇是在泥

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趁人。簿書銷眼力。杯酒耗心神。

早作歸休記。深居過此身。其四。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

治。醉卧慵開眼。閑行懶繫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

且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其五。曉鐘驚睡覺。世事便相

關。小市柴薪貴。貧家碓杵閑。讀書多旋忘。餘酒數空還。

長羨劉伶輩。高眠出世間。其六。性疎常愛卧。親故笑悠

武功縣志

卷之二

悠縱出多攜。枕因衙始裹。頭上山方覺。老過寺暫忘。愁

三考千餘日。低腰不擬休。其七。客至皆相笑。詩書滿卧

床。愛閑求病假。因醉棄官方。鬢髮寒唯短。衣衫瘦漸長。

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其八。一日看除日。終年損道

心。山宜衝雪上。詩好帶風吟。野客嫌知印。家人笑買琴。

只都隨分過。已是錯彌深。其九。隣里皆相愛。門開數見

過。秋涼送客遠。夜靜詠詩多。就架題書日。尋欄記藥窠。

到官無別事。種得滿庭莎。其十。窮達天應與。人問事莫

論。微官從似客。遠縣豈勝村。竟日無多食。連宵不閉門。

齋心調筆硯。唯寫五千言。其十一。縣僻仍牢落。遊人到

便回路當邊地。去村入郭門。來酒戶愁偏長。詩情病不

開。可會衙小吏。恐為踏青苔。其十二。自下青山路。三年

著綠衣。官卑食肉僭。才短事人非。野客教長醉。高僧勸

早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其十三。日出方能起。庭

前看柳莎。吏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岐路荒城少。烟霞

遠。岫多同官數。相引下馬。上西坡。其十四。作吏荒城裏。

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藥。年老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

成。滿硯冰。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和。其十五。誰念東山

路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醉卧誰知
閑書不着行人問長檢束與此豈相當其十六朝朝
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遠通澗壘山高過城秋燈照
色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其十七簿
誰能問風寒趁早眠每句常乞假隔月請官錢還往
詩僻親情恹酒顛謀身須上計終久是歸田其十八
門風雨裏落葉與堦齊野客嫌梧小山翁喜枕低聽
知道性尋藥得詩題誰更野客嫌馬閑行祇杖藜其
腥羶都不食稍稍覺神清夜犬因風吠誰能帶雨鳴
官常卧病學道別稱名小有洞中路鄰雞引我行其
十官名渾不計酒熟日開封晴月消燈色寒天挫筆
驚禽時並起閑客數相逢舊國蕭條思青山隔幾重
二十一日假日多無事誰知我獨忙移山入縣宅種
城牆驚蝶遺花藥遊蜂帶蜜香惟愁明早出端坐吏
傍其二十二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養生宜縣僻
品喜官微淨愛山僧飯閑披野客衣誰憐幽谷鳥不
入城飛其二十三一官無限日愁悶欲何如歸舍驚
燕尋方落壁魚從僧乞淨水憑客報閑書白髮誰能

武功縣志

卷之二

六

年來四十餘其二十四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賓客
抽書讀兒童斫竹騎人貧還易老多病懶能醫酒友應
相怪休官日已遲其二十五戚戚常無思循資格上官
閑人得事晚常骨覓仙難醉卧疑身病貧居覺道寬新
詩久不寫自算少人看其二十六漫作容身計今知拙
有餘青衫迎驛使白髮憶山居道友喜蔬食吏人嫌草
書須寫長久事歸去自耕鋤其二十七主印三年坐山
居百事休焚香開勅庫踏月上城樓飲酒多成病吟詩
易長愁慙慙問漁者暫借手中鉤其二十八長憶青山
下深居遂性情疊堦溪石淨燒竹竈煙輕點筆圖雲勢
彈琴學鳥聲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其二十九自知
狂僻性吏事固相疎祗是看山立無嫌出縣居印朱沾
墨硯戶籍雜經書月俸尋常請無妨乏斗儲其三十作
吏無能事為文舊著功詩標八病外心落百憂中拜別
發朝客歸依鍊藥翁不知還往內誰與此心同又有遊
春詩十二首皆作尉時詩也其一正月一日後尋春更
不眠自知還近僻眾說過如顛看水寧依路登山欲到
天悠悠芳思起多是晚風前其二卑官常少事僻縣又

無城未曉衝寒起迎春忍病行樹枝風掉軟菜甲土淨
輕最好林間鵲今朝足喜聲其三詩酒相牽引朝朝思
不窮苔痕雪水裏春色竹烟中迎雨綠池草催花倚樹
風盡非名利事愛此少人同其四塵中主印吏誰遣有
高情趣暖簷前坐尋芳樹底行土融凝野色冰敗滿池
聲漸覺春相泥朝來睡不輕其五疎頭無異事隨例但
漆年舊歷藏深篋新衣薄絮綿暖風渾酒色晴日暢樂
弦同伴無辭困遊春貴在先其六看春長不足豈更覺
深勞寺裏花枝淨山中水色高嫩雲輕似絮新草細如
毛併起詩人思還應費筆毫其七悠悠小縣吏顛顛入
新年遠思遭詩惱閑情被酒牽戀花林下飲愛草野中
眠疏嬾今成性誰人肯更憐其八處處春光遍遊人亦
不稀向陽傾冷酒看影試新衣嫩樹行移長幽禽語旋
飛同來皆去盡衝夜獨吟歸其九朝朝看春色春色似
相憐酒醒鶯啼裏詩成蝶舞前摘花盈手露折竹滿庭
煙親故多相笑疏狂似少年其十卑官還不惡行止得
逍遙晴野花侵路春陂水上橋塵埃生暖色藥草長新
苗看卻煙光散狂風處處飄其十一身被春光引經時

武功縣志

卷之二

七

更不歸嚼花香滿口畫竹粉粘衣弄日鶯狂語迎風蝶
倒飛自知疏懶性得事亦應稀其十二曉脫青衫出閑
行氣味長一瓶春酒色數頃野花香朝客聞應羨山僧
見亦狂不將童僕去恐謂損風光書縣丞舊廳宮殿半
山上人家向下居古廳眼易斃老吏語多虛雨水澆荒
竹溪沙擁廢渠聖朝收外府皆是九天除縣中秋宿鼓
絕門方掩蕭條作吏心露垂庭際草螢照竹間禽棋
罷嫌無月眠遲聽盡磴還知未離此時復更相尋

宋張及舉進士爲殿中丞祥符八年出爲武功令有政
績喜文學及慕姚武功之爲人於是刻姚武功縣居詩
四十餘首于石

种世衡洛陽人放兒子也初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天
聖中知武功天性嚴明政令皆緣人情本土俗凡所行

先與民約度其可必行始布下之民以爲便已也乃更求民所疾苦與祛洗之夏人犯邊自新平以下時被屠掠民洵洵莫能自保或欲避南山嶽僻中世衡集僚佐父老告曰虜所以敢凌我者徒以民未習戰騎射儉寡爾顧關中人何有難是者於是選其子弟可教者數千人置標的與子弟約束騎射乃鑄金錢懸標的上令曰中錢孔者以錢予之初三四人中錢孔各予一錢數日則三四十人中錢孔再踰月則數百人皆連中錢孔故當時稱武功人無弗善射者世衡之所教也初武功人

武功縣志

卷之二

八

數拒吏治吏苦于追集世衡曰官慢令易信故百姓不就此長吏之罪也我今請易之有所呼集但以片紙榜其門曰縣追某人期某時到追者卽持所榜趨縣毋後期者其威信在人如此至今猶傳之後置制環慶鄜延邊事皆有奇績官止東梁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卒贈成州團練使羌人朝夕哭臨者數日清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王頤爲大理丞治平中遷武功令端重該博治有良績以縣故有姚武功詩刻人且蝕矣迺更以五體書刻而

識之

高士徹開封人爲令有治績遷監察御史後復貶知縣事已而復遷御史給事中官至御史大夫

呂義山蘭谿人擢進士初爲涇陽主簿遷知武功百姓親之後遷監察御史至戶部侍郎

錢秉淮陽人知武功愛民慎罰民畏之如神明私無敢犯令者三年卒于官

李宗大梁人舉進士爲鄆簿歷岐山武功令所至有政聲後知慶陽卒

武功縣志

卷之二

九

趙茂曾洛陽人先爲壽春令建中靖國元年知京兆府孫覽奏更武功崇寧元年春始至官用法平恕三年治成百姓咸服

孟通陽翟人以仁厚治縣號爲得體民樂其用修繕城郭官署學校不刑一人人趨事赴工唯恐有不悅也官至諫議大夫

劉幹汶陽人大觀四年知武功臨政不苟行己治事以身爲先時民感焉詳見游靖碑

張山甫偃師人熙寧間除武功主簿時朱光庭簿萬年

程伯淳簿鄩三子者齊名關中號三傑焉與張子厚善故武功因有子厚綠野亭

元王君志失其名世祖至元中爲武功令建置廟學工欲成擢行臺掾去

杜淵長安人繼王君知武功能繼成王君之事

明興有耿忠者鳳陽人長興侯從弟也洪武九年詔統鳳陽軍萬餘人屯戍關內而居控于武功號令嚴明士毋敢易暇日問俗廣教民忻忻興禮讓焉學校城郭皆所議置旋師之日父老送者以數萬計民至於今猶稱

武功縣志

卷之二

十

之曰耿三官人云終都督僉事潞西子曰耿都督非武功吏以有治及武功故予得載之焉

知縣自建置初至撰志時得之于故志及父老所談說與所身見者二十有七人具以所聞者稍列其行事嚴祀鳳陽人洪武初除故志稱其臨事簡愛民誠然官署學校與壇墀祠廟皆所創作草昧更革之際而能如此則可以知其志矣

賴禮南康人第進士除知武功故志稱惠焉

宮廷靜樂人有明政予少時於父老聞其事實今忘之

矣終九年無細過去

曹俊靜樂人父老云其行事無忝於官亦九年去

蘇孝澠池人正統時除有平政于民民德之嚴公以後凡言知縣者無以加蘇公也然善廉克謹事無小大無敢忽卽不怒民無弗威弗惠民無弗懷天順壬午卒于官卒之日百姓若喪考妣故志載禱神事絕驗其精誠所感豈不信哉今可以附見其微細正統甲子當鄉試蘇公夢神人告曰汝縣合舉二人明日萃當試者十一人置十一闕以二花字內之曰得花者舉已而李紀張

武功縣志

卷之二

士

劉得後果二子得舉

闕音鳩拈闕闕取也內與納同

寇如圭宜賓人性剛毅明辯迎事而決無有留滯嘗曰細民何可令耐煩如許九年致仕去民咸思之

劉志河內人爲人仁厚有禮凡所施行務存長者民服其教毋忍私違也嘗值歲旱聞太白靈湫身往禱之或以山多陰氣恐其羸憊冒寒別有他咎止之不聽卒致湫來雨隨至各沾足其所未至則絕無涓滴百姓迎勞道左以數萬計見雨來則爭以雨具授公公麾去曰此

神貺我民者我何可易不敬九年致仕去老幼婦子哭逐扳號者不可勝數語曰民可以誠動不可以詐劫其言豈不足信哉

李玉江西人

張英沁水人

孟玟大名人三子者雖少不逮前數公要其無惡聲云

邊鐸藁城人善罵甚威儀以賊罷去

尠與鮮尠同

劉彝鹽山人美儀宇治尙整肅民敬畏之

武功縣志

卷之二

十三

高璠繁峙人爽慨明允政無冗焉

張宏內鄉人成化中除爲政嚴毅有斷凡所約束民畏之猶鬼神嘗曰守令之職治民事神而已治民弗以禮教是棄民也事神不能蠲潔職業雖誠然猶慢也夫刑罰以禁姦止邪或加諸無辜則何以訓方來故其行事皆於言毋少戾矣予少時聞長老談述張公之事則私自識記爲政有綱紀文章若張公其庶幾乎哉後乃以誹罷去至今咸以爲冤成化時知縣能顯名久遠者顧獨有張公

成化時知縣謂寇如

圭至王翼十二人

劉翼介休人朴魯無威儀乃爲百姓侮成蠱腫亟歸則死諸塗中

陳潤泗水人好俠喜用計數民初亦易之然能先人急難仗義有口成化甲辰歲大饑民相食流移者十已六七潤集父老豪桀垂涕告曰潤雖不才尚賴倉有餘粟可以活父老子弟今悉去將安舍之況父老素無資蓄一旦他委溝壑何若死首邱乎於是發倉賑焉士大夫百姓賴以活者萬計而其家實不肯私內一錢是時盜

武功縣志

卷之二

三

賊恣橫屬豪傑者四捕之雖束薪立礫諸市由是比縣亦無盜矣乃喜怒亡常遇士大夫或尊禮已甚卽又嫚罵無忌已卽又佯若未罵者故士大夫多不直云官至應天府推官

王翼遼東人成化末除寬易善諛好遇士大夫必尊禮之焦上村逆旅主人陰殺旅人匿其貨置屍遍滿數井翼悉發治之時以爲能

王琰祥符人弘治二年除目盲不能任事居兩年以憂去

宋學通字文淵湖廣永州人弘治四年除善治威儀與人接言笑一無所苟左右雖久侍莫能揣摩意向性瀟潔謹守畏法令嘗曰政在去其所害而與其所利爾他皆細故雖多毋足校也於是極意砥礪至里老書算與諸在官人終其官莫得民杯酒者矣諸賦役事期在均平或百方籌計善奸極巧之人毋能肆其貪緣呼集公事簡約省易止責諸直年餘盡燕坐亡擾地里遠近皆有定約故卒亡後期者又喜勸勵學校日自督責諸生諸生卽有所毀譽心不以易也曰我職蓋若此後稷祠

武功縣志

卷之二

四

維野書院皆所創建民歡忻向工若赴絢塗居九年以誣罷去人莫不冤之然益可以證其行事矣澣西子曰予爲生員時宋侯執守莊嚴蓋凜不可易云有貴勢者得罪人之賂以宋侯與善也託解之焉侯卒不肯或曰此不可失歡者公升止曰夕倘弗利奈何侯曰彼良善無辜而死覲有以雪之今予明知其事又苟且弗決是上負邦典下負無辜鬼神謂何竟坐法不少貸後所以成是誣者此貴勢陰爲之爾宋侯去後遺法故行申才之吏取而行之亡弗效者至正德十二年始盡變無有

矣語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行之非艱守之爲艱豈不誠然乎

党茂忻州人弘治十二年除性瀟篤質直而善緘默御吏治民不責於人情之外事完令行而已中更剛正不畏強禦譽來不喜謗至不怒有長者之道焉當路者以爲才劣於縣改渭源檄至慨然委任以去人至今稱其賢茂後九年而有濮劉氏益表表然長者也

歐陽讓吉水人弘治十五年除能揣摩事體凡有所施行惟所私計計定卽羣呼噪於前佯唯唯耳卒不以易

武功縣志

卷之二

五

也事小大多寡亡有與吏一語者吏饒敏慧給辨莫能窺識所指故吏皆殊窮浸潤者終其官雜費無紀實不能鉤致一錢嘗自言曰己旣不能廉又使人分虐下民此何爲者去之日民亦無有怨者

王志遼州人弘治十八年除尋以憂去改南鄭遷金州知州

谷鍾仁字壽卿臨潁人正德元年除有奇志喜張大炫耀凡所施設惟恐人弗駭異也中顧好賢樂士暇則延士大夫置酒高會賦詩言志其樂陶陶然其意翛然非

筐篋刀筆所拘繫也再踰年以憂去

崔傑定州人正德四年自鳳翔丞遷未幾以病罷去
劉紹字繼芳濮人端謹誠篤人也正德五年除有書手
作弊紹發治之踰月書手死其家人誣以爲杖死也昇
其屍來請金爲葬寮佐怒欲治之紹不肯曰人死杖木
之下者宜不少設果非病死吾爲民父母何忍其死無
葬也於是以金子之哀矜惻怛猶數月未平也紹在官
當塗者咸禮重已甚而居己治民乃一切以長厚臨事
又能鎮靜罔躁王申癸酉之際蜀漢有警西征將士俱

武功縣志

卷之二

六

億不可勝冗他縣皆先期飭備人不堪命而至多弗稱
紹待其至始徐爲之民不知勞而士皆稱足曰民不可
先事以勞人情勞久則避故弗能爲用也與人無間言
接士大夫恭而有禮公私宴會輒引飲不辭卽甚醉益
從容不放閒居未嘗出一妄言十二年以病告歸小大
一誠終始無媿古稱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蓋
紹之謂也至其犯而不較毀譽不形雖故稱長厚者亦
未能或之先也

孫昌字啟宗陝州弘農人正德十二年除明年有憂報

至卽日解印持喪然貧莫能歸昌因士大夫告巡撫公
巡撫公乃移檄縣吏約爲治行典史張進者陰狡無狀
人也適代署縣事新與昌忌昌曰若予典史治吾事吾
亡行之日也於是索其派戶來自治之或多所低昂民
由是益不直昌或怨言矣進又妄把持昌至指爲疏闕
不得行士大夫以理喻之始已易曰苦節不可貞貧蹇
屯乏之際誠已難居者哉

馬瑋字玉仲遂寧人正德十三年除

縣丞有襄陵賈盛南陽寇銓蜀蔡華田濟項城魏信任

武功縣志

卷之二

七

邱劉琮汾州呂彥士鄧州劉欽清平王江惟銓信終九
年去而彥士能禁輯強橫凡所施行捷於影響有機辯
人咸畏之雖廉介不足亦一時之能吏也居三年以憂
去欽繼之能道說法令有犯者雖過誤悉按法不少貸
今有劉景鈞州人正德十二年自三原簿遷

典史有董英常秦郭自經董廣劉英張儀張進董英沁
人有才略民敬畏之及罷去猶服用毋敢後也董廣藁
城人與宋侯同時宋侯恆用之二董之後略無足觀者
張儀儀封人刻薄狡險善虐其民取之極骨髓及語百

姓則曰吾爲吏廉士大夫不知也卽有弗廉我安敢昧城隍城隍靈當使我父子橫死同日不踰年果父子同日死壯兵祇候儀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皂衣持鎖突入儀寢兵以爲同事者俄傳儀子死兵亟尋持鎖者內無有也乃儀亦暴死日中張進固安人科索歲無虛日民不能堪也乃益恣肆不悛至長吏不敢制或有所不稱數持刃擊令丞戶兇狠百種罵令丞夜以繼日母有倦也孫昌爲令時進以私贓舉發已逃去一年及覘知定妥乃復來昌矜其邁久且貧委曲與收俸治事武功縣志

卷之二

六

及昌憂去乃更以虛妄把持昌明年御史行縣汰去夫進視儀其惡甚不少也顧其報獨淺於儀何哉

教諭有謝茂實富順人性嚴重不苟爲笑語日雞鳴而起寒暑風雨無少怠是時士習尙俠重武後則多畏憚不敢肆矣

楊春安岳人勤以教人而嚴以守之士畏敬感激無異存日

王文解人頗以剛毅自居然善忌多疑所私比者往往陰中人過失文卽以爲謗已輒變罵無已以此士多不

直或怨憾矣

林士雲邛人勤學善教歲無暇日陳潤知縣集僚佐及諸學官或不敢正目而士雲獨易以爲慢己也九年致仕而去

劉相成都人性樂易有容喜論說終日千萬言無倦也又克勤善教士多愛之後累遷唐府右長吏

曹山字東陽蜀榮縣人性敏易有學善問辯理道教人懇懇亟亟惟恐弗皆賢也當是時士習尚漸實不浮靡放恣矣曹先生繼林劉二君而造詣更遠故士益趨於

武功縣志

卷之二

九

學浩浩乎莫之能禦也滄西子曰曹先生時余正爲生員親承其教其同時有趙先生爲訓導遂庵虎谷兩君子又躬自督責士之遭際已過盛矣故宜其汲汲於學也曹先生後至工部員外郎

俞鼎字伯器洛陽人能使諸生亡犯所令至號整齊六年遷鑑安知縣有政績尋改咸寧再遷甘肅行太僕寺丞

金嘉玉字廷獻富順人正德十二年補除

訓導李善者楚人也有盛德克勤善教今去已百年而

人思之如在後又有曲沃人田禮曲新二子皆有令名其萊蕪人張顯孟人張憲泌陽人魯文蜀人周吉不聞其行事故無能述焉

金鼎字大器榆次人頎貌偉容博學善辯以條理約束諸生故諸生毋敢違者日坐齋室心休休焉弗知其卑官矣

趙文傑字士英內江人性直遂罔計而甘貧嗜學寒暑顛沛不少易也初來時察諸生皆可教乃殫盡心力敢後者則痛撻之諸生方喜恣縱自得故亦多私怨謾趙

武功縣志

卷之二

三十

先生者趙先生乃不嫌其怨謾己顧督責益嚴時遂庵先生以綠野書院新成士就學者日廣方遴擇學官知無如趙先生者於是以趙先生主綠野書院趙先生益自砥礪故諸生至今能趨向於學焉潞西子曰昔余爲諸生時趙先生顧獨愛余特厚爲責索余時視科舉績學若秋毫浮烟以趙先生爲厲己也或數梗之趙先生乃遂讐視余而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然趙先生意在研精覃思以成余之恢廓也顧予卒戾其指意今夷思其行事默數其所恆觀其何能彷彿趙先生孟子曰執德

不回非以干祿蓋趙先生之謂矣後趙先生遷雲夢知縣有悍民趙先生力竄徙之後竟以其黨所陷罷去此故成敗之際何可論趙先生也

陳厚字熙載台州人承諸先生之後其學又富贍可師也故諸生咸愛敬之其同時有王延鳳宜陽人後又有建昌李咸蔚州張仁然安能若陳先生者今有楊錦榮河人

醫雖小道然有足觀者其表表然顯名于時若扁鵲倉公列諸遷史況郡縣乎今得其二人附官師之末楊珣

武功縣志

卷之二

三

長安人以名醫召入太醫院授武功醫學訓科診治殊驗所著有傷寒撮要針灸詳說行於世康佐余從祖也以醫推擇爲訓科善方脉能與病者踰年決死生懸千百人亡一謬者有醫問三卷雜治略五卷診法一卷

診音軫
候脉也